

南朝至唐边塞诗写作转变机制

师小康

(延安大学文学院, 陕西榆林)

摘要: 传统研究常以线性进化史观将唐代边塞诗巅峰归因于诗人亲历边疆、题材拓展与艺术成熟, 而贬抑南朝边塞诗为“拟古空洞”的铺垫。本文突破此“经验至上”范式, 通过分析南朝“纸上远征”的想象机制、北朝“经验渗透”的纪实特质, 以及唐代“身境互文”的创造性转化, 揭示南北朝边塞诗共同构成唐代辉煌的文学基石。南朝想象传统与北朝经验写作进行互动, 促使唐人未亲历边塞亦能获得成熟技法, 进行边塞诗创作。

关键词: 南朝边塞诗; 北朝边塞诗; 唐代边塞诗; 写作转变

引言

唐代边塞诗被奉为中国诗歌史的巅峰, 岑参、高适等亲历边塞者的创作被视为其核心成就。传统阐释隐含一种线性进步史观: 唐代因诗人实地经验、题材开拓与艺术创新而超越南朝“拟古”传统。然而, 此论忽视了唐代边塞诗中大量未亲历者的名作, 如李白《关山月》所依托的深层文学资源, 亦遮蔽了南朝至北朝边塞书写的多元互动。事实上, 唐代边塞诗的“高峰”绝非单线进化结果: 南朝文人依赖文化记忆与乐府传统, 构建了以想象为主导的“文学边塞”; 北朝文人则立足边地经验, 开创了以纪实与体认为特质的书写范式。二者在隋唐之际的碰撞与交融, 为盛唐诗人提供了“身”(个体经历)与“境”(乐府传统、历史意象)互文的艺术空间。本文旨在重新勘定南朝、北朝边塞诗的历史坐标, 揭示唐代如何通过二者传统的创造性融合, 实现从“纸上远征”、“经验渗透”到“身境互文”的写作, 进而理清边塞诗史的演变逻辑。

1 南朝边塞诗: “纸上远征”

余正松等人将边塞诗的创作上溯到先秦的《诗经》(如《秦风·无衣》、《小雅·采薇》、《卫风·伯兮》等), 如在《边塞诗研究中若干问题刍议》及《中国边塞诗论(先秦至隋唐)》中的观点, 但笔者认为王文进“边塞诗形成于南朝”及阎采平《梁陈边塞乐府新论》中“是汉代建立了历史上的边塞, 是南朝建立了文学上的边塞, 而由唐人蔚为大观”的观点更为严格并经得起推敲。^[1]刘宋、萧齐两朝边塞诗有了初步创作创作, 作者有宋文帝、谢灵运、颜延之、吴迈远、袁淑、齐高帝、孔稚圭、谢朓等, 其中刘宋 18 首, 萧齐 3 首。诗歌内容包括征行戍边、战争场景、思妇闺怨和边塞风景的描写等。总体来说, 南朝前期的边塞诗数量不多, 还没有出现大量创作的风气, 也未形成固定的模式和写作手法。南朝前期的边塞诗中, 除鲍照外, 其他作者的相关作品大多是叙它事中言及边塞, 而非通篇描写边塞内容。南朝后期边塞诗大量兴起, 其中萧梁现存边塞诗共 80 首, 作者 27 位(不计入王褒、庾信); 陈代 64 首, 作者 22 位。其中创作数量较多的梁代有吴均(15 首)、萧纲(12 首)、刘孝威(8 首)、萧绎(7 首)、沈约(5 首)、庾肩吾(4 首); 陈代有张正见(16 首)、陈后主(10 首)、江总(9 首)、徐陵(8 首)。^[2]除有实际北方边地经历的吴均外, 梁代边塞诗的主要创作者多以写宫体诗著称, 萧纲、萧绎、庾肩吾、刘孝威、陈后主、张正见、江总、徐陵等均可归入宫体诗人, 边塞诗的内容也比较固定, 主要包括报国意气、战争场景、边塞风景、征夫思乡、思妇闺怨等。

南朝诗人们虽然绝大多数没有到过淮河或黄河一带, 但他们却在边塞诗中描写的长城、大漠和关山等景象。由此便引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南朝诗人未曾亲历北方边塞, 何以能够创作出数量如此众多的边塞题材诗作? 南朝后期边塞诗中, 绝大多数所描写的“边塞”为北方边塞, 但实际情况是大部分的诗人并没有北方经历。萧涤非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进行过南北朝乐府之比较, 其中内容方面的不同之一即为想象: “南朝多想象, 以联想而造语新奇, 是南朝乐府一大特色。”在南朝乐府诗中, 想象这一手法运用最丰富的就是边塞诗。

宇文所安在《初唐诗》中说陈叔宝的《饮马长城窟行》为“将战马嗅花香的温柔感情与

作者简介: 师小康(2001-), 男, 陕西省榆林市人, 延安大学文学院硕士在读,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邮箱:2943562029@qq.com

为国牺牲的严肃誓言放在一起, 实在是不伦不类, 这是因为陈后主的边塞经验纯粹是文学的”。^[1]笔者认为, 不同作者所想象的北方边塞作品呈现出整齐划一的风格和内容, 这表明在当时的边塞诗写作中, 已经形成了一种被多数诗人想象共识这一主流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分别是地理空间上的驰骋想象、汉代典故的意象化和对北地苦寒的极力摹写。

1.1 地理空间的想象

地理空间的想象是南朝边塞诗最显著的特征。除吴均等少数人有短暂边塞经历之外, 绝大多数诗人从未涉足如辽水、阴山、长城、大漠之类的真正北方边疆, 却在诗中反复构建远离南朝实际防线(如江淮)的“遥远边塞”: 陈后主《雨雪》有“长城飞雪下, 边关地籁吟”^[2], 王训《度关山》云“辽水深难渡, 榆关断未通”^[3], 刘孝标《出塞》写“蓟门秋气清, 飞将出长城”^[3], 江淹《古意报袁功曹诗》吟“从军出陇北, 长望阴山云”。^[4]这种空间的大幅度跳跃, 其目的并非描绘真实战场, 而是通过“阴山”“祁连”“匈奴”等标志性符号勾勒一个巨大辽阔的战争背景, 烘托一种激烈艰苦的战争气氛。

如徐陵的《关山月》: “月出柳城东, 微云掩复通。苍茫紫白晕, 萧瑟带长风。羌兵烧上郡, 胡骑猎云中。将军拥节起, 战士夜鸣弓”。诗中出现的“柳城”“上郡”“云中”, 分别位于如今的辽宁、陕西、内蒙古, 实际距离相隔甚远, 并非一场战争所能波及。仅从诗歌来看我们也很难说清他所描写的究竟是历史上的哪次战争或是影射了南朝当时的某场战。因此边塞诗中出现的这种空间的跳跃, 与其说是文学手段, 不如说作者写来是为了勾勒一个巨大辽阔的战争背景, 烘托一种激烈艰苦的战争气氛。正如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所分析的, 这种想象中的地理景观观则是通过纪念性景观使空间民族化, 是对汉代赫赫武功的遥远回应与对中原正统地位的自我认同。^[5]

1.2 诗歌中的用典

诗歌中的用典是构建这一想象共同体的黏合剂。南朝诗人几乎将汉代军事史抽象为一系列固定符号单元: “关山”“祁连”“长城”“匈奴”“单于”“李将军”“骠骑”等密集铺陈, 地名如“长安”, 象征征伐起点与凯旋终点; 玉门、楼兰等作为程式化意象被反复组合。例如, 孔稚圭《白马篇》写“勒石燕然道, 凯归长安亭”^[3]; 沈约同题作品云“直去已垂涕, 宁可望长安”^[6]; 虞羲《咏霍将军北伐诗》咏“长城地势险, 万里与云平”^[7]; 萧纲《从军行二首》其一: “前年出右地, 今岁讨轮台”。^[8]

在诗歌中用典, 一方面提供现成的边塞象征符号以满足固定写作模式的需要如前文所述, 南朝诗人将汉代军事史抽象为一系列固定符号单元用于诗歌创作, 从而构筑成一副大漠关山、勒石燕然的边塞图景。另一方面是以书写辉煌的汉代边功来隐晦表达对现实中南朝积弱的逃避与潜在抗议, 写“汉代”方能淋漓展现“自豪感与强盛状”, 现实战场则无从下笔。例如, 他们在诗中常引入“匈奴”“单于”“胡兵”等象征北方威胁的意象, 如阮卓《关山月》中“楚师随晦尽, 胡兵逐暖来”, 借古战场的胜负转换暗喻当下的边患难靖; 萧纲《雁门太守行三首》其二则写道“单于如未系, 终夜慕前踪”, 在虚拟的场景中寄托制服外敌的想象。此类书写虽气象开阔, 却因脱离实际战况而略显空泛。与之相对, 隋唐诗人如杨广在《饮马长城窟行》《白马篇》中虽同样使用“单于”等语汇, 却因创作背景为亲征辽东之时, 具有明确的时事指向, 可视为“借汉言唐”、以古写今的实用笔法, 与南朝主要依靠历史想象与文学传承的书写形成本质差异。

1.3 对北地苦寒的极力摹写

对北地苦寒的极力摹写则是南朝边塞诗想象的第三块基石。南朝诗人想象中的边塞, 永远是冰天雪地的严冬世界, “冰”“雪”“风沙”“冻骨”“冻足”成为核心意象。如张正见《雨雪曲》写“含冰踏马足, 杂雨冻旗竿”^[9]; 沈约《白马篇》言“冰生肌里冷, 风起骨中寒”^[2]; 张正见《饮马长城窟》云“伤冰斂冻足, 畏冷急寒生”^[2]; 鲍照《发长松遇雪诗》吟“饮泉冻马骨, 斫冰伤役疲”。其表现手法甚至趋向极致化表现, 寒冷穿过衣物和肌肤, 将温度直接施加在骨头上, 这样的诗句读起来有身临其境之感。环境设定之严酷与其宫廷及山水诗中的绮丽春色形成鲜明对照, 时人萧纪《明君词》直言“塞外无春色, 边城有风霜”。^[10]这种苦寒图景虽源于陈琳、曹植的早期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与《苦热行》, 却在南朝得到空前渲染与程式化, 成为边塞想象不可或缺的氛围标签。萧纲《苦热行》: “滂沱汗似铄, 微靡风如汤”^[11]

中对“炎热”的描写远比其《雁门太守行》：“陇暮风恒急，关寒霜自浓”^[2]中写“寒冷”生动真切——江南酷暑是其真实体验，而北境寒苦则纯为文学想象。

总之，南朝边塞诗是一座精心构筑的纸上城堡：它依赖文化记忆（汉代符号）、文学传统（乐府古题）和艺术想象（空间跳跃、苦寒摹写）运作，本质上是“宫体趣味在边塞题材上的投射”是特定历史情境下文学想象的集中迸发，如阎采平所言，其历史功绩在于“建立文学上的边塞”。虽然极少数基于真实经历的五言边塞诗，如曾出使北朝的诗人所作，为这一潮流提供了些许异质文本，但无损其整体上高度程式化、想象主导的鲜明特性——这种抽离现实的书写，恰恰是南朝边塞诗迥异于北朝经验写作的深层标识，也为唐代将想象书写与经验写作融合、最终“蔚为大观”的辉煌奠定了最根本的文学基石。

2 北朝边塞诗：经验渗透

不同于南朝文人依赖文化传统与艺术想象构建边塞诗境，北朝边塞诗根植于文人的切身生活体验与地理风物感知，呈现出鲜明的经验写作特征，这构成了其区别于南朝的深层差异。北朝文士普遍具有“文武兼修”的文化特质，“河北文士，率晓兵射”，^[12]如高昂、北地三才等皆是典型。君主群体亦多尚武能文，北魏孝文帝元宏“少而善射，有膂力”，“年十余岁，能以指弹碎羊膊骨”，“好为文章，诗赋名颂，任兴而作”^[13]；东魏孝静帝元善“力能挟石师子以逾墙，射无不中”^[14]；北周宇文神举“尤工骑射，临戎对寇，勇而有谋”，“博涉经史，性爱篇章”。^[15] 从“五胡十六国”的长期割据混战，到北魏统一北方后与柔然等强邻的持续对抗，乃至后期东西魏、北齐北周间的惨烈兼并，战争与边防是北朝社会最核心的议题，这种普遍存在的边塞生活与军事实践背景，使北朝本土诗人创作边塞乐府诗时，能够融入对边地风物、戍守征战、生活苦辛的真实体验，赋予诗歌具体可感的纪实特质和深沉慷慨的艺术风格。即使他们沿用乐府古题，其诗作亦非单纯拟古，例如，北魏诗人温子升的《凉州乐歌二首》写道：“远游武威郡，遥望姑臧城。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他不再使用“瀚海”“天山”这类象征性的虚指地名，而是直接点出“武威”“姑臧”等真实的地理名称，描绘出凉州作为东西交通要冲的繁华景象，展现了边塞生活的另一面。由南入北的诗人王褒，在《渡河北诗》中写下“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眼前的北方秋景让他联想到江南的洞庭湖，但“常山”“代郡”“黄河”等实实在在的北地风物和沿途的军事设施“亭障”，立刻将读者带入真实的北朝边塞情境中，抒发的思乡之情也因其真实的漂泊感而格外深沉。正如张玉穀评徐陵时所言“借古题自吐壮怀”，人物形象凸显，精神气质刚健乐观，充盈尚武情怀与功业抱负。因此，他们的诗歌创作天然地植根于真实的征战、戍守与边地见闻，这正是其作品脱离艺术想象、呈现出深沉厚重的纪实风格的根本原因。

由南入北的文人群体的创作，生动揭示了北地经验如何为边塞书写注入血肉。身负家国巨变与羁旅之痛，他们直面边塞苍凉的自然风物和迥异的文化空间，催发出深沉浓烈的真情实感。刘昶亡命北魏途中所作《断句诗》描绘“白云满障来，黄尘暗天起。关山四面绝，故乡几千里”^[16]之景，满目萧索与漂泊无依之感交融；王肃《悲平城》以“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17]直击云中苦寒的切肤感受；萧综《悲落叶》“夙昔共根本，无复一相关。各随灰土去，高枝难重攀”^[17]以落叶为喻抒写去国离根之痛；颜之推《观我生赋》“对皓月以增愁，临芳樽而无赏”^[18]直陈心境哀伤。这些作品感人的核心力量非关藻饰结构，而源于“情真意切”与“借景抒发”的结合，此“景”即北地赋予的刻骨铭心的真实体验。这一群体中最杰出的代表庾信，其文学成就深刻揭示了经验写作的本质。他后期诗歌发生根本蜕变，从南朝绮丽转向“老更成”的“凌云健笔意纵横”与“暮年诗赋动江关”的苍劲悲怆，根本动因在于滞留北朝的“萧瑟”经历，其《怨歌行》“胡尘几日应尽，汉月何时更圆”^[19]、《拟咏怀》“倡家遭强聘，质子值仍留”^[20]直抒羁旅困顿与归乡无望。罗宗强指出其诗呈现“苍茫浑朴之气象”是“与北地之山川风物有关”；郭豫衡精准概括其成功源于“北朝的背景”，“全新的人生体验”与“南朝的技法”三者的熔铸。^[21]北地壮阔风物，如“荒塞空千里，孤城绝四邻”的视觉冲击、“风霜久行役”的体肤感受，成为其“乡关之思”的绝佳载体，边塞经历则提供了真切刻骨的情感内核，配合其深厚的南朝艺术技巧，三者熔铸使其边塞诗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庾信以其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出使北朝的见闻经历，在诗歌中显示出了别样风格，如《燕歌行》突破闺怨传统，融入“代云”“辽水”等雄阔意象，深刻影响了北朝文坛。《北史》载“当时后进，竞相模范”及后世唐代高适的《燕歌行》，实现了南北文风实质性的融合与升华。庾信对北朝文学从早期

讥讽为“驴鸣犬吠，聒耳而已”^[22]《朝野僉载》到后期对卢思道《听蝉鸣篇》“深叹美之”的态度转变，既反映了北朝文学水平的提升，也印证了经验性写作本身的感染力及其价值被逐步认识与接受的过程。

北朝本土诗人杨素的创作则达到了“将帅诗人”经验写作的巅峰。作为“兼文武之资”的封疆大吏，他“频出朔方，三驾辽左”，亲历开皇四年等反击突厥之战，史载其“奋击，大破之”，追敌至夜，“亲将两骑”突袭致“突厥远遁”。这种指挥者与亲历者的双重身份为其《出塞二首》注入了血肉：虽托言汉代卫霍故事，诗中“北风嘶朔马，胡霜切塞鸿”、“交河明月夜，阴山苦雾辰”、“薄暮边声起，空飞胡骑尘”等句^[23]，无不以亲见亲历的寒霜侵骨、风声凄厉、沙尘蔽空的严酷景象和“风霜久行役，河朔备艰辛”的行军体认传递出纸上谈兵者无法摹写的切肤之感。其对边塞环境“树寒偏易古，草衰恒不春”的苦辛纪实描写及“兵寝星芒落，战解月轮空”的战场氛围的营造，极大充实了诗歌的质感与历史重量，史赞其“摧骁骑于龙庭，匈奴远遁”、“奇策高文，足为一时之杰”正是对其人其文双重“经验”价值的肯定。

由此可见，北朝边塞诗的独特魅力与历史地位为唐代岑参、高适等开辟先声，根本在于其植根于文士实际经验的生活土壤——本土文人的尚武实践、入北文人的流寓哀思、将帅文人的行军亲历，共同构筑了诗篇深厚、真实、具体的“经验”内核。无论是对黄尘蔽天、阴山晦雪等边景的具象描绘，还是对风霜行役、沙场激战的身心体认，皆源于北地山川风物的震撼与生命经历的淬炼。南朝边塞诗纵然辞藻精工，如萧纲“蓟北聊长望”，终因缺乏这份来自大漠风霜的“江山之助”，在情感浓度与历史质感上难以企及北朝作品的深刻性与感染力。北朝经验写作以其苍茫气象、纪实特征和刚健风骨，奠定了边塞诗史的关键转折。

3 唐朝边塞诗：身境互文

唐代边塞诗的巅峰成就源于对南北朝创作经验的创造性熔铸，其核心在于形成“身境互文”这一艺术范式——既吸纳南朝基于想象构建“文学边塞”的传统，又融合北朝庾信与杨素笔下的经验书写，在个体与文学传统的交流中，实现盛唐边塞诗质的飞跃。唐代边塞诗的辉煌成就，深植于对南北朝创作经验的充分吸收与创造性转化之中，其发展清晰呈现出从初唐的经验总结迈向盛唐身境互文高峰的轨迹。

这里的身境互文，意指诗人将切身的边塞体验即“身”，与积淀深厚的乐府诗题传统、历史典故及惯常意象即“境”高度交融、相互映照，最终构建出既具个体生命烙印又不失传统深度的诗歌境界。肇始之初，唐代文学虽言“合流南北”，但初唐文坛实则更多承袭了南朝文风。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指出“天下统一，南并于北，而经学统一，北学反并于南”，这一格局同样适用于诗歌领域。^[24]初唐君臣沉浸于南朝细腻精工的格调中，甚至可溯源至隋文帝平陈时对南朝文艺冠以华夏正声的赞叹。在此背景下，初唐边塞乐府诗以宫廷创作为中心，如太宗朝吕才协律、李百药等制词的《秦王破阵乐》，虽然和南朝一样倚重想象，体现了对南朝创作经验的继承，却已开始总结和融合北朝乐府特有的雄浑特质与历史感，形成了基于历史想象和乐府传统的经验模式。此时作品风格相对整饬，尚显拘束。高宗武后时期，边塞诗开始突破宫廷藩篱，诗人视野渐阔。“初唐四杰”在这一转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将诗歌的题材从亭台楼阁、风花雪月的狭小领域，扩展到了江河、山川、边塞大漠的辽阔空间，使诗歌摆脱了此前萎靡浮华的宫廷风气。骆宾王因有长期从军经历，其诗作如《在军中赠先还知己》中“风尘催白首，岁月损红颜”等句，真切地反映了戍边岁月的艰辛和将士的复杂心绪，为边塞诗注入了更为鲜活的生命力。杨炯《从军行》中“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呐喊，清晰地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渴望在疆场实现价值的心声，一扫宫廷诗的柔靡，带来一股刚健之风。

及至盛唐，边塞诗创作臻于身境互文的化境，艺术表现力攀至巅峰。这一质的飞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诗人们无论亲历边塞与否，皆能在乐府传统提供的想象这一先天因素的基础上进行深度开掘与创新。南朝边塞乐府局限于想象，而盛唐诗人则将深厚的现实感融入其中。当时未至边塞者如高适，在宋中所作《燕歌行》，其小序明言感开元二十六年有客出塞事而和之，却能凭借其早期燕赵漫游经验的积淀以及对乐府传统的娴熟把握，以惊人的想象力综合出具有宏大现实意义的场景。诗中“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揭示的不公、“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25]抒写的悲壮，并非某役实录，却因其对士卒心理、社会矛盾的深刻洞察，超越了具体时空，呈现出震撼人心的艺术真实，标志着对南朝想象传

统质的超越——想象的虚境因现实经验的熔铸而更具震撼力。

如果说高适代表的是未至边塞者凭借深刻洞察力与艺术想象力达到的艺术真实，那么，真正亲历过戎马生涯的诗人之作，则更能体现“身”与“境”的高度互文，将边塞诗推向了新的境界。而盛唐诗人即使身临其境，其书写也绝非简单复制见闻，而是将亲身经历之“身”与历史文本传统之“境”高度互文，达到一种提炼升华的艺术真实。岑参作为亲历西域的代表，在居封常清幕时所撰《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26]，既吟咏具体破播仙战役，又娴熟运用了边塞乐府的核心互文手段：“以汉代今”的手法如“汉将承恩”“天子预开麟阁待”，赋予当下功业以历史深度与永恒光辉；沿用楼兰、蒲海、葱山、鱼海、龙堆等大跨度地名构成的经典边塞意象群，构建出象征性的大唐疆域图景，远超实际战场地理。诗中“蕃军遥见汉家营，满谷连山遍哭声。万箭千刀一夜杀，平明流血浸空城”的惨烈景象，夹杂着想象与夸张，这种悬想既是对张说《破阵乐》等宫廷颂歌手法的继承与发展，也是诗人个体情感，特别是对主帅封常清的颂扬，透过传统意象的强力表达。此等写法，正是将现实之“身”深深嵌入乐府传统之“境”所构筑的典型场景之中。王维在凉州崔希逸幕中作《出塞作》^[27]，借“猎天骄”这一典型活动起兴，通篇援引护羌校尉、破虏将军等汉代武官名，以及霍嫫姚即霍去病这样的名将称谓，亦用“破虏将军夜渡辽”这样的辽远地名（辽河距吐蕃战场甚远），在颂扬崔希逸武功时，其个人所见之“身”已然融入并激活了边塞诗的历史“境”域。这些实践清晰表明，在握有亲身经历这一现实素材后，盛唐诗人仍然自觉地选择通过文本历史传统之“境”这一互文网络来进行艺术重构和诗意表达。正如松浦友久在《中国诗歌原理》中深刻指出的，唐诗中的拟古乐府系统已形成固定的意象体系，诗人的创作并非旨在原原本本地表露自身个别的主体化的情怀，而是要利用拟古手法就该乐府诗题共通意象加以客体化，创作再现更集中、更典型的意象。^[28]

盛唐诗人沿用意象，这其实是一种成熟的表现，自觉选择是因为艺术积累和技法已经纯熟，意象成为诗人可以掌控的工具。从北朝本色乐府到初唐对南北经验的总结与宫廷想象模式的延续，再到盛唐诗人无论是否亲至边塞都将个人体验与庞大深厚的诗歌传统即“境”进行天才式的互文熔铸，边塞诗至此终于抵达了艺术的高峰。

盛唐诗人以如椽巨笔，在承袭南北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身”与“境”的水乳交融，创造出气象更加阔大，具体而言，其承袭与转化体现在对南北朝经验的融合上。唐代诗人一方面吸收了南朝基于想象构建“文学边塞”的传统，如鲍照、谢朓等人通过乐府旧题创造的符号化边塞意象；另一方面则融合了北朝庾信、杨素等人作品中融入的个人际遇实感与历史厚重感。初唐时期，张说《破阵乐》中“百里火幡焰焰，千行云骑霏霏”，在宫廷颂歌的框架内植入战阵的动感描绘，虽未脱想象范畴，却为盛唐边塞诗提供了乐府传统与战争场景的结合雏形，为盛唐的飞跃做了准备。至盛唐，这一范式达于化境。以王昌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为例，此句运用互文手法，将“秦”“汉”“月”“关”交错使用，意指秦汉以来的明月和边关，瞬间将诗歌的时空背景拉长至千年历史，使眼前之景承载了自秦汉以来边患不息、征人未还的深沉历史感。诗人亲历边塞的观察（“身”）与乐府传统中积淀的“秦月汉关”这一经典意象群（“境”）完美结合，个人的瞬间感触由此融入民族集体的历史记忆之中。

4 结论

南朝至唐代边塞诗的演变，本质是想象传统与经验书写的辩证融合过程。南朝“纸上远征”并非空洞拟古，而是以地理空间想象、汉代符号意象化、苦寒程式摹写构筑“文学边塞”，其历史功绩在于为后世提供可复用的意象系统与情感模板；北朝“经验渗透”则以本土文人的尚武实践、入北文人的流寓哀思、将帅的亲历纪实（如庾信、杨素），赋予边塞诗苍茫气象与生命质感，补足了南朝缺失的“江山之助”。

唐朝诗人将南朝“想象传统”与北朝“经验书写”化为己用。他们更新了南朝锤炼成熟的乐府古题、汉代符号与意象系统，使其不再是书斋中的程式摹写，而是承载盛唐气象与个人豪情的容器；同时，他们吸收并深化了北朝文学中的尚武精神、流寓哀思与亲历纪实，赋予其更广阔的社会内涵与更深刻的生命质感。最终，唐代诗人实现了个体经验与文学传统的“互文”，将前朝积累的“符号”与“经验”融会贯通，升华为一种既源于传统又超越现实的、更具艺术张力的“诗歌真实”，从而成就了边塞诗的巅峰。这一进程表明：唐代边塞诗的辉煌，正在于超越“经验至上”的线性史观，将南朝的想象符号系统与北朝的经验内核熔铸为更具艺术

张力的“诗歌真实”。南朝与北朝边塞诗非简单的“铺垫”与“先声”，而是共同构成唐代范式跃升的双重基石。唯有承认想象传统的合法性与经验书写的互补性，方能真正理解边塞诗史的内在脉络与永恒魅力。

参考文献

- [1] 宇文所安,贾晋华译,《初唐诗》,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17页.
- [2] 彭黎明,彭勃主编.《全乐府》,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九卷.
- [3] 赵光勇本书主编.《汉魏六朝乐府观止》,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
- [4] 余冠英.《余冠英古诗选注系列汉魏六朝诗选》,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年,第四卷,395页.
- [5] (英) 迈克·克郎《文化地理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46-47页.
- [6] 彭黎明,彭勃主编.《全乐府》,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八卷.
- [7] (清) 沈德潜编; 袁啸波校注.《国学典藏古诗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第十八卷,298页.
- [8] 彭黎明,彭勃主编.《全乐府》,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七卷.
- [9] 彭黎明,彭勃主编.《全乐府》,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九卷,61页.
- [10] 周啸天编著.《历代绝句鉴赏大辞典》,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24年,87页.
- [11] 谭国清主编.《中华藏典·传世文选·乐府诗集(三)》,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年,575页.
- [12] (北齐) 颜之推著,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81页.
- [13] (北齐) 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7页.
- [14] (唐) 令狐德棻.《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716页.
- [15] 汪高鑫,李传印主编.《二十四史(上册)》,北京:蓝天出版社,2008年,286页.
- [16] 高永全编注.《中国历代长城诗选》,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61页.
- [17] 赵建军,孙红梅,赵彩娟校注.《北朝诗校注》,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
- [18] 霍旭东.《历代辞赋鉴赏辞典》,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24年,632页.
- [19] (南朝陈) 徐陵编; 张葆全译注.《玉台新咏译注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813页.
- [20] 郭预衡,辛志贤,聂石樵等选注.《汉魏南北朝诗选注》,上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0年,392页.
- [21] 郭预衡著.《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6页.
- [22] 柏俊才作.《文化视阈下的北魏文学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62页.
- [23] (宋) 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上、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卷21,303页.
- [24] (清) 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35页.
- [25] 莫砺锋著.《中国古诗中的道德箴言》,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291页.
- [26] 黄勇主编.《唐诗宋词全集第2册》,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595页.
- [27] 黄勇主编.《唐诗宋词全集第1册》,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53页.
- [28] (日) 松浦友久撰,孙昌武、郑天刚译.《中国诗歌原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76页.

Mechanisms of Change in the Writing of Frontier Poetry from the Southern Dynasties to the Tang Dynasty

SHI Xiaoka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Yan'an University, Yulin, Yulin,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research often attributes the peak of Tang Dynasty frontier poetry to poets' personal experiences on the frontier, the expansion of themes, and artistic maturity, framed within a linear evolutionary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contrast, Southern Dynasties frontier poetry is often dismissed as "imitative and hollow," serving merely as a precursor. This paper breaks through this "experience-centric" paradigm by analyzing the imaginative mechanisms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paper expeditions," the documenta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infiltration of experience," and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s "intertextuality of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environment." It reveals that the frontier poetry of both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collectively formed the literary foundation for the brilliance of Tang poetr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imaginative tradition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and the experiential writing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enabled Tang poets to master mature techniques for frontier poetry creation, even without personal experience on the frontier.

Keywords: Southern Dynasties frontier poetry; Northern Dynasties frontier poetry; Tang Dynasty frontier poetry; writing transformation